

烟雨杏花◆别致浪漫主义系列

靠近我

管燕草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靠近我/管燕草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烟雨杏花——别致浪漫主义系列)

ISBN 7 - 80673 - 033 - 8

I. 靠... II. 管...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178 号

丛 书 名: 烟雨杏花·别致浪漫主义系列
书 名: 靠近我

著 者: 管燕草

主 编: 叶觉林

责任编辑: 李艳明 尹志秀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字 数: 250,000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73 - 033 - 8/I · 007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阿朋打开了他寄来的电子邮件，我一看便笑了。

阿朋说，怎么样？不错吧？

我说，无聊。

阿朋吃惊地说道，这可是我在网上闲逛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在众多美女的写真照片中为你挑选的。

我说，无聊！你怎么总是这么无聊？

阿朋瞪大了他的那双“牛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你不会对这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吧？你不激动吗？

我看了他一眼，说道，你说呢？

阿朋愣了老半天，才说道，你他妈的应该去看看医生，你是不是有病，我看你是得了性冷淡！

我无所谓地一笑。阿朋说话总是这样尖刻，其实他并没恶意，只是有时会有些偷窥的心理。

他看我没去理会他，他只耸耸肩说，算了算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在网上看些什么。

烟雨杏花 ◆ 别致浪漫主义系列

管燕草 . . . 靠近我





目 录

1	步行回家
19	深夜，开着窗洗澡
48	《吻我》
108	跳蚤
126	吉里与小米的故事
142	小米与阿古的故事
157	高三时，我们赤足……
230	鬼子·雨人·大洋还有妞妞(或者娃娃) 和 qi - qi
257	辉煌的失落
260	社会名流
263	寻找爱情
266	错位



269	求偶秘诀
271	深夜，那盏灯……
274	楼梯拐角处的那扇门，开着……
276	理发老太和她的顾客
279	狭路相逢
285	永远的同桌
293	余暇
297	一只飘过记忆的风筝
301	本世纪末最后的约定
308	童年往事
312	家乡的雪
316	后记



步行回家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好在睡觉。我是在听到电话铃响了之后，才意识到我适才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

我坐在酒吧吧柜旁的转椅上，一个人正无聊地喝着酒。那时灯光很暗，是浑浑噩噩的一片。我是并不十分留意我身边的那些人的，我只是偶尔会在不经意之间瞥到几个孤独的人影从我身边晃过，尔后又消失了。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双雪白而又修长的腿，原本我一直以为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是不容易看到什么东西的，然而我却看到了女人穿着的那件如同这灯光一般颜色的旗袍下露

出来的玉腿。那腿就像是透过那黑色的夜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使我没有丝毫困难地确定那是一双女人才有的腿。在看到了她的腿之后，我又看到了另一样东西，那东西是突然之间从黑暗的空气中浮上来的，就像是一条浮出水面的鱼。后来，我想如果她果真是条鱼的话，那么，她也一定是一条美人鱼了。

我看到她径直朝我走来，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的脚步停了下来，这时候，我才明白刚才浮出黑暗的那个东西是她的脸，只是我看不大清她的面孔，但是我却看到了她的笑。她笑起来的样子是我熟悉的那一种，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并且她笑的时候有着一排和她的腿一般白净的牙齿。后来，她便在我身旁的那个座位坐下了。

那时，它正巧是空着的。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举起了面前的酒杯，并将酒杯中的酒精液体倒下了肚。然后我便冲着她说，嗨！她也向我“嗨”了一声……

一声尖锐的电话铃声将我一下子从梦境中拉回到了现实，我下意识地将盖在身上的被子拉过了头，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脑袋。被子里不多的氧气使我感到一阵窒息，而且在那不多的氧气中还夹杂着一股臭烘烘的气味。电话铃是在响了很久之后才戛然而止的，我将脑袋钻出被窝，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被子外面的氧气。我正想着如何将刚才做的那个梦再继续下去，电话铃却又一次地响了起来，我的睡意在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愤怒地拎起电话，对着听筒叫道，喂，说话！

一阵沉默。

我又叫道，喂！喂！

突然“咔嚓”一声电话被挂断了，听筒里传来了忙音。

我气愤地扔下电话听筒，我告诉自己以后睡觉的时候一定

别忘了将电话线拔了。我在床上伸了两个懒腰打了几个哈欠后，才发现现在正是黄昏，我掀开被子穿着短裤走进了浴室。在香烟点燃之后我走向了浴缸，那时刚刚放好的水正热着，冒着热气，我是在扒掉了短裤之后才坐进浴缸的，我边抽烟边想着刚才的那个梦和梦里的那个女人，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钥匙相互撞击所发出的那种特有的清脆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然后在空气中慢慢地弥漫开去，接着钥匙在插入了门锁之后便发出了转动的声音，它像是女人那冰冷的手指划过我皮肤似的让我一阵心悸，潜意识里我觉得那把钥匙正在开着我房门上的锁。

一阵寂静过后，我看到我浴室的门被慢慢地推了开来，蒸汽很快便从被打开的门中溢了出去，一张女人的脸从蒸汽里浮现上来，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在刹那间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是那思绪却在我未来得及抓住它之前溜走了。

我轻轻按熄了指间的香烟，我冲着她说，你怎么会有我房门的钥匙？问完之后我便突然意识到那钥匙似乎是我给她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极不理智的。想到这儿我不觉笑了笑，我问，你怎么想起回来的？

她淡淡地反问，怎么，你不欢迎吗？

我轻轻“哼”了一声，说，哪有像你这样的，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她瞪了我一眼，说，那又有什么啦，只要你看着我烦，我就离开……

我有些不满地说，可你每次离开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两个星期的，这次都快两个月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回答我，她只是看了看我，说，如果你不怕冷的话，就慢慢洗。说着便转身走出浴室往里屋走去，

在她走出浴室的时候，她恶作剧地将那扇浴室的玻璃门敞开得更大了。于是秋季的寒意一阵阵地向我袭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我无奈地从浴缸里站起身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那条干净的短裤好像被我遗忘在了我的抽屉里了，于是我叫道，喂，亲爱的，帮个忙。

她姗姗来迟，身子靠在浴室的门框上问道，干吗，辛芭？

我朝她笑了笑，我说，你应该知道。

她说，短裤忘了拿了？

我说，放在老地方。

她沉默着看着我。

我见她没有想进去帮我拿短裤的表示，又说，如果你觉得有困难，那我自己去，只是里屋的窗帘好像没拉上……我停顿了一下又说，反正……这个世界上对像我这样的男人感兴趣的无聊的女人也并不多，你说呢？说着我便跨出浴缸。

她瞪了我一眼，边向里屋走去边说，真拿你没辙。

只两秒钟，我便看到了我的那条白色的短裤被她掷进了浴室直扑我怀，我很快便把它套上了我的臀部。

我走向里屋，看到她正坐在沙发上，在我胡乱往身上套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你刚才在睡觉？

我一愣，随即我便看到了她落在床上凌乱的被褥上的目光。我没做声，继续穿着衣服，我是在穿长裤的过程中看到她那有些奇怪的目光的，那时她正在看着我。

我问，怎么啦？

沉默了一会儿，我听到她说，这个时间你是不应该睡觉的，除非……她没说下去，用满是疑问的眼睛看着我。

我说，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在上星期辞职了。我又说，你应该明白，反正这又不是我第一次辞职。



她问，为什么？……老板对你太苛刻？……工作量太大？……或者是薪水太低？我打断了她说，都不是，我就是不想干了，没有其它原因……我说你烦不烦，你管那么多干吗！我不耐烦地叫道。

只听她缓缓地道，哦，你总是这样，辛芭。

我看了看她有些阴沉下去的脸，立即话头一转说道，要不要吃点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问道，你这儿会有什么好吃的？

我说，让我去看一看。我走向冰箱，这时，我才蓦地想起在她走后的这两个月里我好像连冰箱的门都没碰过，我打开冰箱之后，才发现偌大一个冰箱竟然是空荡荡的，最后我终于在速冻箱里找到了一杯可可冰淇淋，我知道这是她最喜欢吃的冷饮。

我对着她说，接住。说着我便将手中的那杯冰淇淋抛给她，冰淇淋是在空中划过一道很好看的弧线之后，才到了她手中的。

在她打开那只盖在冰淇淋上的塑料盖的一刹那，我看到了一些细小的雪白的冰霜晶体从塑料盖上无声地滑落。她尝了一口，便说，不好吃，一点儿冰淇淋味道也没有。

我说，不好吃就甭吃了，搁在桌子上吧。我见她在看生产日期，又问，什么时候过期？

她看了看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明天。然后她又重复了一遍说，明天……就要过期了……

我这才想起这冰淇淋是两个月前在我们吵架之前的两天买的，那时我们一共买了五杯，现在只剩下这一杯了。

这时候，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打开了电视，她很快便找到了她想要看的频道，在那熟悉的富有节奏的音乐声中，我这

才想起现在已是该做“有氧健身操”的时间了。她迅速地跑到床边，蹲下身子，我知道她正在找她的那双练功鞋，她撅着屁股的样子可爱得让我有些忍俊不禁，我甚至觉得与她笑起来的模样相比我更喜欢她现在的这副德性。我的身子斜靠在沙发上很舒服地欣赏着她的这个造型。她趴在地板上从床的这头爬到那头，原先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也有些紊乱了。她无奈地站起身来，她看到由于趴在地上的缘故使她那条呢质的黑色长裤的膝盖处沾满了灰尘，她用力拍着裤子，气呼呼地看看我，我这才记起在她走后的两个月里我好像忘了扫地，更别提拖地板了，平时她在时，她每天平均要扫四次地，拖两回地板，我甚至怀疑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可是她走后，我将原先这些扫地拖地板的纪录降低到了零。

她显然对我看她时所带有的饶有兴趣的眼神很有意见，她有些不淑女地叫道，你把我的那双练功鞋搞到哪儿去了？！

我说，在你后面来这儿的那个女人似乎并不喜欢那个式样的练功鞋，所以它已经被我处理了。一边说着，我一边走向了放置在门口的那只鞋架，从鞋架上挂着的那只塑料袋中拿出了那双练功鞋，那鞋子被我保存得很好，连一丁点儿灰尘或是空气中的杂质都没沾上，甚至，上面还残留着她的体香。

她接过那双练功鞋，她把我适才那句调侃的话当做了一个屁。

她很快便跟上了电视机里“有氧操”的节奏和动作，我依然坐在沙发上慢慢地打量着她，她的身材很匀称，三围比较突出，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身材，这使我突然想起了我不久前做的那个梦，当然关键的不是那个梦，而是梦里的那个有着一双修长的腿的女人。我似乎记得梦里那女人穿了件旗袍，可究竟是什么颜色的我便想不起来了。我突然很想看看她穿旗袍

的样子，我这时才想起她在我面前是从来没有穿过旗袍的。

我悠悠地说，真不知道你穿旗袍时是什么样子。我确定她当时是愣了一愣，尽管她背对着我，可是我依然能从她听了我的话后踏慢了一拍的脚步中感觉出来。

她说，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我说，随便说说，我……只是想象不出你穿旗袍时的模样。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像是在思考些什么，才说，原先是有一件，是深蓝色的，丝绒的……她便没有再说下去，她的思绪像突然被卡在了什么地方不再继续下去了。

深蓝色的，丝绒的，我竭力去从梦中找寻，我的记忆也像是被什么玩意儿卡住了似的。我说，那么……后来呢？

她说，什么后来？

我说，你不是说，原先有的吗？那么那件旗袍后来怎么了？

她说，没有什么后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后来便不穿了，再后来便不知给搁到哪儿去了。

我“哦”了一声，不再出声，我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那件深蓝色的旗袍感兴趣。

她转过身对我说，没劲，做了没几分钟便没了。

我抬头看了看电视屏幕，已经在做广告了，我在电视机上放着的几盒录影带中找出了以前为她专门录制的那盒有氧操专辑递给了她。于是在倒录影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件旗袍，我问道，你那件旗袍……是不是开叉开到……差不多是这儿？我用手比划着。我是根据梦里看到的那个女人穿着的那件旗袍开叉部位问她的。

她摇了摇头说，没开得那么高，再下面一点，大概在这

儿。她说完，突然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我，这时录影带倒到头了，她便忙着去做有氧操了。

我对自己的一些奇怪的想法也感到有些莫名奇妙，然而我总觉得梦里那女人给我的笑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当她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时，正一边脱她的练功鞋一边将录影带取了出来。等她的呼吸逐渐趋于平稳之后，我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肩，我看着她说，亲爱的，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她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说，哦，达令，你真是太富有牺牲精神了，我想即便是再丑的女人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比喻成一条蛔虫的。

她恶狠狠地瞅了我一眼。

我说，就算要比喻也要找个比较贴切的，譬如我和你最糟也得是“美女与野兽”的级别，为了更好地突出你，我甘愿做一回野兽。

她“扑哧”一声笑了，说道，你？野兽？也不看看你这排骨一般的身体，一丁点儿肌肉也没有，更别提野兽身上所具有的那股野性了，至少也得像阿诺得·施瓦辛格那种健壮的男性才有资格让人联想到野兽，那种身体才有男性的气魄呢。

我说，我也想那样啊，可我每天除了吃方便面还是方便面就只能落得今天这样面黄肌瘦的模样，我停顿了一下又说，怎么样，今天你在，弄一顿好点的晚饭慰劳慰劳我好不好？她默默地看着我，眼里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眼神。

我问道，怎么啦？

她摇了摇头，深深地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穿上了外套，对我说，走吧。



我问，我也去？

她点了点头，说，陪我一起去买些小菜吧。

我有些奇怪，从前她去买菜从来都不要我陪。我想了一下，耸了耸肩说，好吧，只要你高兴。我站起身，看着愣愣地站在原地的她说，怎么不走了？

她突然从大橱中拿出了我的那件风衣递给了我。

我说，干吗呢，去买菜随便穿穿就好了。

她说，你穿得邋里邋遢的就往外跑，也不注意一点儿仪表。说着她便帮我披上了风衣，还替我将衬衫领子翻好。在要走到屋门口的时候，她蓦地像想起了什么似地往屋里跑，我起初以为她把什么东西给落在里屋了。当我等得有些不耐烦正准备进里屋时，她走了出来。我愣住了，她已经化了妆，比先前漂亮多了，尤其是她的嘴唇，我喜欢她用的那支唇膏的那种颜色，那是一种比较典雅的红色，衬托出她那白皙的脸庞。她见了我的表情便朝我露出了一个很迷人的笑，看到她笑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接触到什么东西似的抽了一下。她对我说，走吧。并勾住了我的手臂。

在下楼梯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了她穿着的那件外套是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我这才领悟到刚才她固执地让我穿那件风衣是有深意的，我穿的这件与她身上的那件颜色、式样都很雷同，是一套“情侣风衣”，那是我们一起外出时买的。

我们走进街对面的那片超市，她挑了不少独立包装的半成品小菜，付完账出店门时她问我，你刚才注意到了那个收银台前的小姐看我们的眼神了吗？

我问，有什么特别吗？

她笑了笑，看起来挺羡慕我们的。

我说，是吗？我没注意。

她便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臂也不失时机地环在了她的腰上，她的身体便挨紧了我。于是我便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洗面奶的味道。

她突然抬起头问道，辛芭，你最近是不是烟抽得特别凶？

我一愣，问道，何以见得？

她微微皱了皱眉说，连皮肤上都有一股烟味。

我说，是吗，你不会是想让我戒烟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倒不至于，反正我也已经习惯了。然后她又有些调皮地说，这么厉害地抽烟，是不是因为我没和你在一起的缘故呢？

我被她的话逗得哈哈大笑，我说，你甭臭美了。

回到家里她便进了灶间，我喜欢隔着灶间外的玻璃门看着她煮饭烧菜。

晚饭时，她将日光灯关了，点上了蜡烛，这使我不禁想起当初我第一次吃她为我烧的菜时也点着蜡烛，情形和这次差不多。然而后来我们便不常吃烛光晚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缘故，或许是由于我们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得不可开交，就像小孩子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些懊悔，我们在不经意之间似乎已经浪费了很多。我站起身来，拿出了一盘 CD 放进了影碟机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她忽然愣住了。

我说，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出去逛街时你心血来潮地想听听齐秦的老歌，你说你只是想听听他那充满忧郁的嗓音，于是我们走了好几片专营碟片的商店，可都没买到，你那会儿似乎有些伤感。第二天我们便吵架了，在你走后的一天我无意间在街上看到了这盒专辑，便买了下来，后来我才发现那盒专辑几乎每片碟片店都有卖……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拼命想要的时候偏没有，你不要了它又冒了出来，真他妈的。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也在街上看到过，可我……没有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在一起的那天突然会想听听齐秦的老歌的。



我说，本来我想寄给你的，可是我想或许有一天你还会来这儿，我可以亲手给你。她轻轻地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不来这儿了呢？

我笑了笑说，那我就自己听，他的歌会让我想起你。

说完这句话后，我们便都不开口了，我们开始吃饭，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她做了我最喜欢吃的大肠煲、蚝油牛肉、炒素和色拉，我觉得她那天做的小菜特别好吃，是她烧给我吃过的所有小菜中色香味结合得最好的一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尽烧些平时我最喜爱吃的小菜。那天，她似乎吃得特别少，总是默默地看着我吃，不发任何声音，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而我很难克制住自己，像一头饿狼似地拼命地往胃里填补食物，并且吃得很快，毕竟这两个月里我不是吃方便面便是出去买些熟食来填饱肚子，像完成任务似的。当我吃完之后，我突然发现她专注地看着我的眼里似乎有了些泪花，我问，怎么了？

她摇了摇头说，对不起……辛芭，对不起……

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只听她又说，我不应该离开你这么久……真的……我应该快些回到你身边，你需要一个女人……对不起……辛芭。她的手伸过来触摸到我平放在桌上的手。

我感觉得出来她的手冰冷而且有些颤抖，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我想把我身上的热量尽快地传给她。我说，傻瓜，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一直是这样的，你是知道的，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也是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了吗？再说，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怎么知道在你之后我就没有别的女人了呢？说不定前

两天刚刚被我赶跑了一个呢。

她听了我的话用力地扁了下嘴，收起了眼泪。

我笑了，我说，这么快就收起同情了？怎么，吃醋啦？

她“哼”了一声，站起身要收拾碗筷，我拉住了她，我说，别收拾了，待一会儿我来处理，怎么样，赏脸陪我跳支舞好吗？我做了个很绅士的动作。

在静静的烛光和悠悠的音乐声中我们跳起了贴面舞，我喜欢那种搂着她的感觉。

她的声音轻轻地在我的耳畔响起，她说，辛芭，我爱你。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这话，我那时正很起劲地嗅着她青丝上的那股独特的香味。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她的脸庞远离了我，我低下头，看到她正看着我，抬起她那美丽的脸庞。我是从她的眼里看到了那一种期待的，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而我却只是看着她，并没有开口。

她又说，我是爱你的，辛芭。

我点了点头，我说，我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可为什么你却从不说你爱我？

我说，这或许就是女人和男人的最大区别吧。

她说，可是你不说出来，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爱我呢？

我轻轻地把她搂进了怀里，我们还是和先前一样跳着舞。她把她的头靠在了我的胸膛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是爱我的吧……辛芭。

我没有回答。我不喜欢别人用猜测的语气来试探我的感情。

良久，她又说，单位里决定从上海的分公司里选派两个工作人员到日本的总公司去工作二年，上头想让经理和……我去。